

曲 艺 小 丛 書

为了六十一个階級弟兄

中央广播說唱团集体創作

曲艺月刊編輯部編



为了六十一个阶级弟兄

*

北京室文堂書店出版

(北京王府大街64号)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064号

北京崇文印刷厂印刷 新华書店发行

*

統一書号 10070·559 字數10,000 開本787×1092毫米1/32 印張1 1/2

1960年3月北京第1版第1次印刷

印數1—10,000册

定价(7)0.08元

六十年代，第一个春天，
社会主义带着春光飞向前。
毛泽东思想光芒万丈，
共产主义风格高过九重天。
一人有事万人相助，
一处困难八方支援。
阶级友爱阳光暖，
颗颗红心紧相连。
共产主义金光閃，
大协作連奏凱歌震山川。

共产主义金光閃，大协作連奏凱歌震山川。我們来說一件真实的故事，这件事就发生在今年二月二号的晚間。

高歌狂舞齐歌唱，
春到人間喜气揚。
山西省平陆县县委会，
紅色大楼里灯火輝煌。
县委会召开扩大会議，
六〇年新规划又是一篇跃进的詩章。
水力化、化肥化、机械化还有电气化，
一幅幅美丽的图画动人心房。
忽然間燕局长奔进了会场，
噓噓地喘气神色匆忙：

“郝書記！風南公路張村工地上，
六十個民工食物中毒情況很緊張！”
郝書記當機立斷：“休會，大力搶救！”
選好了醫護人員帶着藥箱，
坐上卡車直奔張村去，
哪管那山路崎嶇黑夜茫茫。
九點鐘來到公社醫院，
大家伙兒一邊急救一邊商量，
先打上嗎啡強心劑，
又喝下甘草綠豆湯，
想盡了辦法全無效，
空氣窒人緊張非常。

最後，解克勤大夫總結了會診的結果：“只有一種特效藥——二巰基丙醇能治這種病。但必須在四號天亮以前注射才能有效，否則很危險！”這時離四號天亮只有三十個鐘頭了！電話打到縣委，郝書記正守在電話旁邊，他說：“馬上派人去找。”一問縣里的司藥員小王和老張“縣里有沒有？”“沒有！”沒有，怎麼辦呢？小王和老張一商量：黃河對岸就是舉世聞名的三門峽市，走！咱們連夜出發，到三門峽市去找藥！

小王老張兩個司藥員，
顧不得穿大衣就奔向黃河邊。
為找藥那怕到天涯海角，
為找藥那怕夜冷風寒。

深一脚，淺一脚，
跳過了深溝高崗亂石灘。
一口氣跑到黃河渡口，
見波濤滾滾浪花翻，
天上星，光閃閃，
月牙兒，照遠山，
對岸的三門峽燈光一片，
眼前的河岸上浪打沙灘。
王文明拉着老張四下看，

“老張啊！那里去找渡河船？”小王說：“你看前面的小屋有燈亮，嗯，准有船工在里边。”“走！”來到小屋把船工叫：“開門！”有一個老船工答了言：“誰？”“我！”“干什么？”“過河。”

“要想過河等天亮，
自古來黃河渡口黑夜不行船。”

“老大爺我們知道夜渡有危險，
可事情太急需要爭取時間。”

小王把情況講了一遍，
老船工高聲喊：“伙計們！跟我走！”
說話間，鏘唧唧起錨解纜駕起了小船。
黃河水滾滾東流沖激直下，
沖不破階級兄弟意志堅，
夜風起波浪濤濤打船板，
打不斷階級友愛心心相連。
不多時安全到達三門峽市，

东方蒙蒙亮了天。

跳上岸，小王老张各处去找药，

找遍了医院和卫生机关。

哪儿都没有这种特效药，

中午时赶回来报告书记郝世山。

郝书记又立刻往运城、临汾打电话，

到处都找不到这种救命的仙丹。

这时候医生报告：“到四号天亮以前，只有二十个钟头了。如果还拿不到二巯基丙醇，有十四个重病人就有生命的危险！”郝书记斩钉截铁的說：“为了六十一位同志的生命，现在我们只好麻烦中央，同首都求援。向中央卫生部挂特急电话，向特药商店挂特急电话！”

北京市特种药品商店门前，红旗漫天空，

营业员接待顾客满面春风。

职工们风格高尚干劲大，

昼夜不分忙不停。

大家說：“我们经营特种药，

服务的对象，病情都不轻。

救死扶伤意义重，

必须要千方百计分秒必争。

这是党对我们大家的信任，

这样的工作最光荣。”

这一天二月三号是正月初七，

万里无云天朗气清。

职工們为了往上海发走急用藥，
从早晨忙到下午四点钟。

业务員老胡擦了擦汗：

“小李呀！今儿晚上有好节目听。
在政协礼堂，七点开演，
招待首都的商业职工。”

小李說：“下班以后一块去。”

老胡說：“好！我爱人也惦记着去逛逛大
厅。”

說着話，把戏票放在电话旁边，
叮叮叮忽然响起了电话鈴。

老胡急忙抓起听筒：

“喂！长途啊！是，是特藥商店。”

一句句急促的話儿传进耳中：

“我是山西平陆县委，
这里有六十一个中毒民工。
需要一千支二巯基丙醇，
越快越好行不行？”

“行！”老胡說：“我們立刻准备藥品，
馬上送往太原城。”

“喂，太原离平陆一千多里哪！
請設法空运，空运！听清沒听清？”

“听清啦！我們負責来联系。”
刹時間这突然的消息人人都震惊。
平陆和北京虽隔千里，

心心相連息息相通。
老胡剛剛放下听筒，
同志們把他围了一个不透風。
党支部召开緊急會議，
决定全力以赴馬上行动。
为搶救階級弟兄的生命，
分好工，抓紧一分一秒鐘。
全体职工投入战斗，
两部电话忙个不停：
联系了西郊庫房找存藥，
联系了木材厂把箱子釘，
联系了銀行准备運費，
联系了汽車公司留車备用，
各个方面联系好，
怎么运送？这还是件困难事情。
小李給民航局挂了电话，
把班机情况仔細打听。
結果是民航机只能到太原，
送到平陆还有千里路程。
看起来民航的同志也很热心，
他們主动向有关部門商議。
人們的心儿在飞快跳动，
挂念着六十一个階級弟兄，
他們的生命危在旦夕，
他們的希望寄托在北京。

眼前摆着晚会戏票，
看戏的心情早已无影无踪。
忽然間，张主任拿起听筒，
說：“我看得請求空軍来接应。”
大家齐說：“对，对，对，
嗨！怎么就沒想起人民的子弟兵。”
张主任刚要拨盘又縮回了手，
“不知道号碼，这电话打不成。”
小王說：“空軍我認識”，

“你認識誰？”

“認識空軍医院的小佟。

有时候他来找藥品，
常跟我把电话通，
找到他就能找到机关。”

“对！你赶紧打电话問一声！”

不一会儿，小王和空軍机关通了电话：

“喂！我是特药商店的职工。

我想問……” “不用問了我們知道，
是不是要送药搶救平陆民工？”

“啊！你怎么知道的！”小王听了当时一愣，
奇怪呀！

这时候老胡从里屋出来連連摆手：

“小王啊！放下电话我对你說明，
我刚刚接到卫生部的电话，
平陆和部里已經把电话通。

首长和同志們都很着急，

为支援送药忙不停。

通知咱們快准备药，

空军方面正在准备中。”

小王說：“庫房的藥品怎么还没到？

現在已經五点多鐘。”

主任說：“庫房离这儿三十多里，

自行車再快也得一步一步蹬。”

同志們心儿飞向藥品仓库，

这时候送药的同志已經起了程。

直奔大道疾馳飞跑：

“同志們！閃道，閃道！”喊連声。

你看他，騎着一輛載貨三輪車，

不住擦車鈴。

凝視前方，瞪着眼睛，

紧握車把，使劲把車蹬。

他脫掉帽子解开衣扣，

哪管它数九天刺骨寒冷，

这位同志名叫王英浦，是一位先进生产者，

你看他越蹬越快直奔东城，

耳旁的风声呼呼，

恨不得一步跨到。

就这样三十华里一小时就赶到，

他看他气喘呼呼渾身是汗臉通紅。

下車后，把药箱儿双手捧进办公室：

“同志們，沒誤事吧？真把我急得頭發脹。”

小李說：“沒有，你的三輪車快趕上電車啦！快快歇歇喝點水，把你累得可不輕。”

當當當鐘聲敲過六點鐘，

辦公室開亮了日光燈。

一百盒急救藥品桌兒上放，

抑止不住大家的焦急心情。

黨支書老田拿着手電筒，

爬在圖上看地形：

“哎呀！平陸真不好找，

咱們對山西的地理太陌生。”

啊！找到了！忙用紅筆劃了一道兒，

這裡能落飛機嗎？

大家都看着老田瞪大眼睛。

辦公室裡一片寂靜，

忽然間，傳來了急促的電話鈴聲。

老田他拿起聽筒：“好！一切照辦。”

他轉過身：“同志們，空軍空投聯系成功！”

大家伙一聽乐的直蹦。

老田說：“先別蹦，還有兩件重要事情。”

“什麼事？”

“第一件，為了空投箱子得加重。

第二件，箱子上邊得安上燈。”

小李說：“空投安燈有啥用？”

老田說：“夜間空投沒有燈亮地下看不清。”

大家說：“箱子加重倒好辦，

安電燈咱們可是一竅不通。”

小李說：“咱們不懂，咱們鄰居懂，

我去找五洲電料行請他們安燈。”

老田說：“現在已經七點整，

越快越好別超過半點鐘。”

“好！”小李到電料行找小賀，

見小賀招待顧客忙不停：

“小賀，來，我來幫你搞營業，你幫我們
安天燈，”

“天燈？”“對啦！天上用的。”

小李把搶救的事情說了一遍，

小賀說：“好，保證在半點鐘以內全部
成。”

小賀又找來王明德同志，

你看他們一邊研究，一邊電焊忙不停。

楊主任也參加一塊動手，

在藥箱四面都安上了電燈，

落地時摔滅了一面，

還有三面的燈光可以照明。

七點半，小李拿着電燈回藥店，

這時候，衛生部的汽車已在門外停。

裝好箱，小汽車風馳電掣開往飛機場，

咱從頭再說說空軍的眾英雄。

二月三号下午六点多鐘，
北京城万家灯火照亮天空。
空軍的第一大隊接到命令，
办公室里頓時沸騰。

政委、參謀長，還有大隊長，
正研究怎樣救六十一个階級弟兄，
必須在天亮把藥品送到，
要抓紧一分一秒鐘，
參謀長把地圖鋪在桌上，
大家伙兒集中精力查看地形，
地面上沒有空地聯絡的指揮部，
地形複雜山巒重疊。

城南的山坡是一千多米，
西北角是一千五百米的山峯。
低空飛行就有觸山的危險，
要高飛想要投准可不能。

李政委根據討論作出決定：

“必須派有經驗的幹部去執行。
我們要配備兩套幹部去執行任務，
在九點左右準時飛行。”

隊長說：“周連珊、張品元兩個機長去，
領航長、領航員、通訊員、機械師，各派
兩名。”

政委說：“召集大家馬上開會。”
會場上人人獻計充滿熱情。

周連珊說：“要立刻給平陸县委打電話，把空投的地点仔細查明。

讓他們点起火堆当标志，

我們要按着目标准确投扔。”

小刘說：“葯箱太輕必須加重。”

領航长說：“要在葯箱旁边安上灯，发光設備咱們沒有。”

队长說：“可以設法安电灯。”

为防止降落伞临时出毛病，

特派了保伞員随机出征。

葯箱还没来！大家急得直看表，

每顆心都飞往平陆上空。

猛看見一輛汽車开进机場，

葯来啦，装进机艙准备飞行！

大队长說：“今天咱亲人有了难，

要想尽办法叫他們起死回生。

你們代表党和毛主席的关怀去急救，

代表着首都人民火热的心情。”

領航长說：“請首长放心，我保証完成任务！”

“同志們！出发！”飞机轟隆隆响起了馬达声。

就在飞机从北京将要起飞的时候，二月三日的晚上七点半鐘，郝書記正焦急地守候在電話机旁，一支接一支地抽着烟，看着表，一秒一秒……快八点

了！怎么还不見消息。突然，电话鈴响！“是啊，你是北京空軍？啊，好，好，太好啦！我們馬上照办。我代表平陆人民和六十一位弟兄向首都人民，向解放軍，向党，向毛主席致感謝的敬礼！”不一会儿，有綫广播站里传出了响亮的声音：“同志们，为了拯救六十一个阶级弟兄，毛主席和首都人民派飞机給我們送药来了，我們要在圣人澗准备四堆柴草，飞机一到，馬上点火，做为空投目标，馬上行动！”

党的声音多宏亮，
响遍山城飞向四方。
学生们放下了手里的課本，
干部們涌出夜校的課堂，
老人们关了收音机挂起拐杖，
新婚夫妻离开了新房，
观众們顧不得欣賞好戏，
演員們顧不得脫下戏装，
建筑工人抱着废柴碎木，
社員們抱着柴草齐奔現場。
千百人一齐跑向圣人澗，
轉眼間，四大堆柴草矗立山坡上。
为傾听飞机的动静，
不少人爬上了高高的山崗。
千百只眼睛穿透云层望首都，
千百人心脏跳动一个声响。

现在是夜里十一點二十三分，

飞机还没来，人人心里急的慌。

忽然有人跑来报告郝書記：“北京来电话，再有七分鐘飞机就到这儿啦！”“馬上点火！”

“点火，点火，点火！”

四大堆柴草越烧越旺，

照得那天空大地一片紅光。

数不清的手电光，

向天空一齐搖幌。

“飞机，飞机，飞机声音！”

开始远远地传来声响，

渐渐地看见了机翼上灯光，

左旋右轉越飞越低，

一閃一灼越低越亮，

天空的飞机不停地旋轉，

地下的人群齐声歌唱。

“看，飞机上扔下一盞明灯！”

“那是毛主席送来的神药从天而降。”

这时候，几千人都向灯光落下的方向跑过去，郝書記跑在人群的最前面。

几千双手高高举起，

誰都想把神药接到自己手里，

降落伞带着药箱閃着灯光徐徐下降，

大家伙儿追着跑着一齐拥上去，

欢呼声此起彼伏震动大地，

神藥从几千人的肩上传到汽車里，
司机員加大了油門开足了馬力，
向五十里外的张村医院飞奔急馳！
张师傅紧紧握着方向盘，
哪管它山道狹窄路崎岖。
心里說：“万一汽車出了故障，
我就扛着藥箱跑着去。”
这时候医院門前人拥挤，
社員們、医务人員們正在焦急。
忽听得“笛，笛，笛，笛”汽車响，
大家伙儿迎上去：“謝謝你，謝謝你，
送藥的司机。”

取出藥馬上注射十分灵驗，
六十一个階級弟兄化險为夷。

从二日晚上到四日黎明，这仅仅是一天多，時間跑的多快呀！可是，我們比時間跑的更快，共产党的阳光照耀着我們，共产主义的精神鼓舞着我們，多少机关，多少单位，多少人，牺牲了休息，冒着危险，終於在天亮前把藥送到了，这六十一个階級弟兄得了救，获得了新的生命。十几天后……

太阳升起紅通通，
工地上来了六十一个筑路民工。
一个个生龙活虎又說又笑，
插上紅旗就打冲鋒，
紅旗上面有一行大字：